

长篇命案惊悚小说



雲米莉 著

奪命紅顏

華齡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一次偶发的事件，小荷、小岚、小雪几位漂亮可人，身手不凡的女孩陷入黑道泥潭，从穷僻的赤柱村，来到了繁华的尖沙嘴，小荷成了控制尖东黑道的大家姐。

小岚不堪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又暗恋小荷男朋友，用计使小荷伤心出走。

小荷只身到台湾，结识了香港青年天翔等人，又与台湾黑道竹联帮结怨生仇，引来一场血腥大博杀。她机智果断，与天翔冲出竹联帮的围追阻截，重返香港。谁知，又惹来杀身之祸……经历了一系列惊险曲折事件后，昔日的伙伴姐妹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小荷心灰意冷，看清了黑道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路，毅然脱离黑社会，偕天翔重回赤柱村，过平凡的生活。

目 录

第一章	天降难.....	(1)
第二章	黑道梦	(26)
第三章	伤离别	(50)
第四章	爱恨愁	(71)
第五章	啸黑道	(96)
第六章	烈血情.....	(121)
第七章	险恶路.....	(149)
第八章	同生死.....	(179)
第九章	再生劫.....	(207)
第十章	红颜泪.....	(236)

第一章 天降难

地域广阔的大屿山，浮立于港岛西面的海上，风光胜迹充满诱人魅力。最为人向往的，当首推“夜攀凤凰观日出”了。攀上凤凰山，静观冉冉红日跃出海面那种大自然的壮美，无疑是令你心旷神怡之事。

齐润楠终于没有拗过儿子的死缠，陪他到香港第二高峰凤凰山来看日出。

他慈爱地看着儿子青春勃发的俊逸脸庞，他脸上细密的汗毛被初升的红日罩住，一副专注虔诚的神情自然而然溢出。

若不是儿子启华再三请求，他是不会来此游玩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这是他活在世上唯一无法舍弃的东西。但十六年来，却没有同儿子一道游玩的记录。

启华是学美术的，小小年纪已在香港参加过画展，颇为专家看好。在儿子的身上完全没有自己江湖黑道的影子。儿子能脱离这黑社会泥潭，的确是齐润楠最大的心愿。他似乎看到了启华光明灿烂的前景。

十月的香港，惠风和畅，天气宜人。一轮火红旭日已跃然出海，碧波轻漾，泛起点点碎金。启华支好画板，浓眉微耸，完全沉浸在美好的自然天地里。

齐润楠心头涌起一股暖意，火红的旭日映红了启华欢畅迷醉的脸庞，沁出的细汗显得晶莹透亮。这初升的朝阳融化了许多尘世带来的污垢，也融化了齐润楠心间的无数繁重心事。他感到了大自然的魔力，令他恬淡安宁，浑身轻松畅快。

齐润楠摸出一支烟点燃，深吸一口徐徐吐出，袅袅轻烟眨眼之间便被轻柔山风吹得无影无踪，仿佛自己过去的岁月，什么也没留下，仅有的便是积淀心头已久的伤痛。

他眯缝着眼睛，想从儿子启华茁壮的身上找出自己的影子，但他费心劳神地端详了半天，没有找出半点自己的影子，却从启华身上看到了他妈妈朱迪的影子。

齐润楠神思恍惚，脸上浮起一丝忧伤和怅惘，仿佛自己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老爸，你在想什么呢？”

启华清脆的声音，将齐润楠从无尽的遐思中拉回了现实。他惊觉地回过头，看见启华已收好了画笔和画板，露出洁白皓齿微笑着望着自己。

“启华，你已经长出一个大小伙子了。”

启华男性豪情忽起，明澈的眼睛饱含真挚：“老爸，我早就长大了嘛。”说着，手拍拍自己略显单薄的胸脯。

启华的真情流露，使齐润楠胸中一荡，一种伤感油然而生，从灼灼有神的目光中流泻而出。

齐润楠的伤感模样，没有逃过启华的眼睛。他从未见过父亲流露过这种落寞无奈的神情，他的心目中，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刚毅豪放不懂伤悲的男人。

“老爸，你怎么啦？”

启华清纯如秋水的眼睛望着齐润楠。他深深吸了一口烟，

抚摸着启华的肩头，缓缓道：“儿子，你长得越来越象你的妈咪，那眼神也似这般清澈似水。”

“老爸。”启华抓过齐润楠宽厚的手，好奇地问：“我只从照片上见过妈咪，这么多年也没见她来看过我，你也没有告诉我妈咪的情况，她究竟怎么样？”

齐润楠满负歉疚的双眸直扫启华充满疑窦的面庞，明白将自己身世告诉儿子的时候到了。顿时，尘封在心头的辛酸往事，似冰雪融化，汹涌而出。

齐润楠痛苦地踱步至崖前，面对太阳和蔚蓝大海，不愿让启华看见他眼角的泪光，充满凄凉悲伤地呢喃道：“你妈咪早已死了！”

“妈咪死了？为什么？老爸，可你一直未告诉我？”启华似乎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大的眼睛扑闪着，一脸哀伤。

“你老爸从小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境贫困，被迫辍学。刚强的个性和极大的自卑感使我走上了黑道。那时的黑道不比现在，动辄就是刀、枪、角头间大车并（火并）的时候，能够扛出两把武士刀来的角头，已经算得上罩得住了。”

“老爸后来怎样成为老大的呢？”

“当时你老爸在大圈帮内，本来只是个跑腿的小混混，根本够不上称兄道弟的资格。由于自己敢于拼斗，再加上生就好勇斗狠的强硬个性，逐渐受到老大莫叔的重视。不久，便由小混混熬到老大身边的小兄弟了。以后，便懂得了如何搞赌抽头，或控制地盘收到头钱，一跃而成为九龙一带黑道上响叮当的人物。”

太阳由红变白高悬天空，空气清爽宜人。齐润楠的故事好像吸引了启华，双手托腮静静地聆听。

“由于我由小混混逐步爬窜到成年辈中老大的身份，深深懂得兄弟之谊在于讲义气，守信用。可是谁要触犯我，也非得将对方打杀到讨饶为止，因而也结下了许多梁子。许多黑道人物对我敢怒不敢言，见着我都是敬鬼神而远之。”

阳光依然灿烂鲜活，眩目的五色七彩，渐渐映得齐润楠眼中脑中血红一片，仿佛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变成浓血红泪的海洋，无论他怎样挣扎，却逃不出这茫茫血海。

“你妈咪是个爱恨分明，敢做敢为的姑娘，她爱上了我。我们后来结了婚。一年后，便有了你。”

“妈咪怎么死的？”启华好像十分动情，急切地问。

齐润楠心里一阵绞痛，惨然地笑笑说：“都是我害了你妈咪，在江湖上我知道得罪了不少人，也曾经数度遭人阻击、暗杀，但都因我反应奇快，思维敏捷而化险为夷。谁知，你周岁的那个夜晚，庆贺狂欢了一夜的弟兄都已散去，这时，却响起了敲门声。我和你妈都太大意，以为是自家兄弟回来拿遗忘的东西，谁知却是仇家找上了门。那家伙进门便是一枪，你妈中弹倒地。接着那家伙又向我连开三枪。好在我身手敏捷，几个翻滚，已拔枪在手，一枪便打爆那个王八蛋的头。可是，你妈咪……”

齐润楠象是深深陷在那悲怆的氛围里，脸上弥满了哀和恨。

老爸刀口舔血的生涯，令启华心惊肉跳，那份悲怆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老爸，每次你带阿祥、阿平他们出去办事，我总是好担心好害怕。”

“傻孩子，都长大了还怕什么？老爸象你这么大已在外闯

世界了！”

“我已失去了妈咪，不能再失去你。”启华噙着嘴嘟囔道。他走过去，偎在齐润楠的胸前。从父亲坚实宽阔的胸膛上，他感到父亲的一颗心跳得很沉重。和老爸相依为命十几年，他总担心老爸会有什么三长两短，使他失去唯一的亲人。两年前，莫叔被仇家放火烧死的惨状，仍历历在目。

启华的性格十分内向，齐润楠已十分明白，他双眸里隐约的忧郁，比话语还温心体贴。

齐润楠紧紧搂了搂启华，轻声安慰道：“孩子，不用担心，老爸没事的。老爸这辈子已别无所求，只望你能有个正当出路，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依我看，老爸完全可以不再做什么大佬，我长大了，我会养你的！”

启华的话使齐润楠宽慰，犹如忽来的清新和风，在身边荡漾，心胸分外地爽快。

“启华，你有这份心，老爸很开心。但是，一个人生命里，有些事是没得选择的，你不喜欢，仍得接受，不得不带点无奈。说得好就叫有缘。几十年来，我反复推敲体味这‘有缘’、‘无奈’，很有感触啊！”

山顶很静，没有压抑和喧闹的环境，一股凉爽山风拂过齐润楠燥热的面颊，使他沉醉在一种情绪里。

猛然间，一只惊鸟从密林中掠起，齐润楠背后传来一声森森冷笑和令人胆寒的声音：“齐润楠，好好欣赏一下这美丽的世界，因为你将告别这令人留恋的世界了！”

齐润楠倏地大惊，像掉进冰窟一般，全身起了层鸡皮疙瘩。从那冷森森的声音里他已感到危险已逼近。不容多想，他

的手已伸入腋下，一把HP自动手枪已然在手。

“别动！别动！扔下手中的枪，慢慢转过身，否则你的脑袋就得血浆涂地！”

齐润楠知道这不是在同他开玩笑，几十年的黑道生涯，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稍有不慎便会遗恨终生。因此，他只得扔掉枪，紧紧抓住启华，将他护在身边，慢慢转过了身来。

三个精壮汉子从树林里出现，在离开齐润楠两丈内持枪而立，毫无表情地瞪视着齐润楠父子俩，阴冷的目光含着腾腾杀气。

启华从未感受过这种逼人的杀气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张脸变得苍白，浑身在微微颤抖，将齐润楠僵得更紧。

傍着老爸的身体，启华感到充满了力量，大声喝道：“喂，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与你无怨无仇，为什么拿枪指着我们。”

“嘿嘿，杀手杀人从不问原因，只要有人出钱，杀谁都可以。”一个笃实矮壮的汉子唇角抖出一丝冷酷的微笑，从他轻松的表情看来，杀人犹如杀鸡一般。

在这荒山绝岭上，要想找到一处躲避藏身的地方并不难，但要在职业杀手持枪包围下脱身就难如登天，况且还有没有经验的儿子启华在旁边。

齐润楠纵横江湖几十年，三灾五难经历不少，却从未遇到过这种险恶得无以逃身的情况。急切之间，额头上渐渐沁出了冷汗，今天恐怕难逃脱厄运。后悔未将始终不离左右的阿祥和阿平带来。

齐润楠虽觉恐惧，但黑道枭雄的本色令他表现出铮铮铁汉的样子，虽身处绝境，内心反而变得冷静下来。

“你们是哪帮的，为什么要杀我？如果我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请指出来，我可以让你们满意的。”

齐润楠想到利用问话的时间找到一个逃身的机会，同时他想知道这些杀手杀他的原因。

“有人想让你立即消失，他不想再看见你！”矮壮的汉子冷冷道，眼睛里流转的杀机让人心底生寒，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高明的职业杀手。

“要我死可以，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齐润楠不愧是条汉子，还能沉得住气。

“你是齐润楠，大圈帮的龙头大哥，旁边的是你的儿子齐启华。”那个笃实矮壮的汉子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掷了过来，正是齐润楠和儿子启华合照的。

“齐润楠，你看清楚没有，多么美好的值得回忆的时刻，不过，你们齐家即将从这个世界消失了，真可惜呀！”

齐润楠拾起照片，那上面儿子的笑容仿佛这明媚灿烂的阳光，一阵巨痛顿时袭遍全身。自己死了倒也无所谓，可怜连累了儿子启华，他正欲放出光华的生命。

齐润楠面色一凛，大声喝道：“既然知道我是大圈帮的龙头大哥，你们还敢杀我，不想活啦！”

“妈的，你还嘴硬。你大圈帮大佬了不起呀，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点江湖规矩你不应该不知道。”

矮汉子用枪指了指齐润楠，大声笑道。

虎落平阳被犬欺。受到揶揄的齐润楠，强忍住心头窜起的怒火，神色严肃沉声喝道：“你们杀了我！我的兄弟也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哈哈，齐润楠你还是多为你自己想想吧，我们的事用不着你多虑！”

“好，我齐润楠闯荡江湖几十年，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今天碰上你们几个兄弟，我认栽。不过，在我死前有个请求，你们能否告诉我，是谁要我的命，他出了多少钱？”

“杀手有杀手的规矩，雇主的秘密我不会告诉您。不过，为了让你瞑目，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杀你的酬金是美金一百万。”笃实矮壮的汉子说。

“这么说，我的身价不菲。”齐润楠淡然笑道：“既然如此，我愿出双倍的价钱，你们去把那雇你们杀我的王八蛋干掉，你们答不答应？”齐润楠不甘心就这样永别人世，因此极力利诱这伙歹徒。

“当然可以啦！但你必须先死！我们只认钱不认人。不过，你人都死了，我们的酬金向谁要？”

笃实矮壮的汉子大概是三人中的老大，他的声音是充满了兴奋和怀疑，一双细眼直滴滴地盯着齐润楠。

齐润楠用手指了指自己胸前，大声道：“钱是没有问题。我这里有一张签好的支票，共有两佰伍拾万美金，剩下的伍十万美金就算是我给你们的小费！”说着，欲探手入怀。

“慢，别动！”矮壮的老大害怕有诈，向身旁的汉子呱呱嘴：“黄雀，过去将齐老大给我们的酬金拿来。”

被唤作黄雀的汉子左手握枪，对准齐润楠的胸口，慢慢走过来，伸出左手便去齐润楠胸前掏，不一会便夹出一张支票。

他仔细端详一会，便大声狂笑道：“哈哈，老大，真有两佰伍拾万美金，这下发达罗！”

矮壮老大和另外一个兄弟似乎被黄雀的喜悦感染，也沉醉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里。没有发现齐润楠左手微微一抖，一把小巧的发出蓝幽幽微光的袖珍手枪已握在手里。

这种枪威力不大，但近距离作战却也能致人死地。

“砰——”

沉闷的炸响，在寂静的山墅间回荡。一颗子弹击在黄雀的头上，打飞了他的半个脑袋，血浆迸射飞溅，手中的支票带着血水，飘然而落。

突如其来的枪声令杀手们也有瞬间的呆愣，刘润楠拉着启华便向山下冲去。矮壮老大从呆愣中惊悟过来，举枪便打，厉声大骂：“妈的齐润楠，敢玩我，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砰砰砰！……”“啪啪啪……”

杀手的枪朝着齐润楠父子俩一阵狂射，那响声如同放爆竹撕破布一般，令人胆战心惊。

“齐润楠，你想玩我？哼，等于找死，到地狱去陪你老婆去吧！”杀手老大的声音冷硬枯涩如玄冰撕裂，山野间弥漫恐怖杀气。

“砰”地一枪如寒泉悲鸣，子弹从启华右背穿透，卷带出一片眩亮血花。他猛一踉跄，竭力稳住身子，却被齐润楠拦腰抱住。

“启华！……”齐润楠痛心嘶叫，手里的袖珍手枪一阵狂打，砰砰的枪声中他泪飞如雨。“王八蛋，过来吧！我给你们拼了！”

杀手们死了一个伙伴，下手又狠又准，枪枪不离齐润楠

父子左右，打得四周尘土飞扬。突地一枪击在齐润楠的腿部，旋即一阵麻木感遍袭全身，身子摇晃一下，扑倒在地。

枪弹飞泻里，只恨恨地瞪着逼近的杀手，悲怆地喝道：“王八蛋，过来杀了我吧！”

两个杀手狞笑着看着齐润楠，仿佛是在欣赏一头刚被俘获的猎物。

“砰砰砰——”一阵炒豆般的枪声在两个杀手背后响起，笃实矮壮的杀手老大面色勃变，身边的弟兄已中了一枪。

三个年轻女子一边射击一边猛扑过来，为首的一个女子大声娇叱：“喂，两个狗杂种拿枪欺侮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不觉得惭愧么，有兴趣让老娘来陪你玩玩。”

杀手老大大吃一惊，不知何时冒出三个持枪女子，那矫健灵捷的身手，纯熟准确的枪法不在他们之下，出手便伤了自己一名兄弟，知道此非久留之处，急忙扶着受伤的弟兄，忿忿撤去，不一会，便消失在山峦之后了。

三名女子飘然而至，见杀手已远去，救人要紧，便回转身奔到齐润楠和启华身边。硝烟迷雾被一股山风荡尽，坡地一片死寂。晴朗的阳光下，启华双眼紧闭，脸色苍白，胸前两个弹洞鲜血汩汩惊心夺目。

齐润楠又惊又急又怒，用手捂住启华胸前的弹洞，含泪嘶声大叫：“启华，启华！”儿子是他唯一至亲之人，他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如何对得起他九泉之下的妈咪。

血水从齐润楠指缝间流出来，一滴滴落在启华弃在一旁的画板上，画布上那火红的太阳被血染得更红。

“启华，你醒醒，启华！”齐润楠双目含泪，声嘶力竭大声呼唤。

“老伯，他十分危险，快送去医院！”一位清丽俊秀的女子蹲下身子，同时吩咐两个同伴：“小岚，小雪，你们帮帮这位老伯。”

齐润楠推开轻盈而至的两个女子：“不用你们帮助，他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抱他……”

他盯着儿子的面容，悲愤不已，吃力地抱起儿子晃悠悠地站起。可一迈步，牵动腿上的枪伤，膝盖一软，跌倒在地上。

昏死过去的启华经过一震，伤口的剧烈疼痛使他渐渐睁开了迷蒙沉重的眼睛，望着为他伤心流泪的老爸，他蠕动着双唇。

“老爸……抱紧我，我有话对你说……”

齐润楠忙把启华搂在怀，哽咽道：“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老爸，我爱你……我好想陪你再……看那美丽的晚霞……”

齐润楠热泪长流：“儿子，我也爱你……”

“老爸……原谅我……不能再伴随你了……我要去妈咪那里去了……老爸……我有一个请求……”

“儿子，你说，别说一个要求，就是一百个、一千个老爸也答应你呀！”

我从未见过妈咪，我想……我死后就葬在……妈咪的……身边……我好……陪陪她……”

“启华！……”

齐润楠欲哭，已无泪，也无声。

一直蹲在齐润楠身边的清丽俊秀女子探探齐启华的鼻

息，扶住齐润楠的肩头柔声道：“老伯，他已经死了！”

齐润楠犹如被毒蜂刺了一下，从呆凝中回过神来，缓缓放下儿子。

清丽女子站起来，黑玉般柔顺光泽的秀发在山风中飞扬。她露出洁白贝齿，平静沉着地问：“老伯，这伙人为什么追杀你？”

“这伙人只是别人雇来的杀手而已，想要我命的人并没出现。不过，这些杀手和那个想要我命的人，只要被我查出，我一定让他们不得好死。这帮畜生，无论他们逃到哪里，我都要找到他们，血祭我的儿子。”

齐润楠说着心头热血沸腾，一用力站了起来。

大腿的伤口仍有血流出，齐润楠并不在乎，看着眼前的三个漂亮女子。一个睿智练达，一个精明沉着，另一个机灵活泼。内心充满了好感，如不是这三个陌生的年轻貌美的姑娘援手，他齐润楠恐也难免横尸荒野。

“三位姑娘年纪不大，身手却不错，叫什么名字？”齐润楠恢复常态，威严的语气里带几分亲热，完全不显丧子之痛。

睿智练达的姑娘见齐润楠虽身受枪伤，连痛苦之色也寻不见。心里不由暗暗佩服齐润楠的刚毅。

“老伯，我叫小荷。她们是我的两个好友，一个小岚，一个叫小雪。”

姑娘已没有对付杀手时的野悍，柔柔笑道，目光里充满热忱率直。

小荷用手分别指了指精明沉着的姑娘和那个机灵活泼的姑娘。小岚和小雪微笑着对齐润楠点点头。

小荷仿佛想起什么，充满智慧的眼神直扫齐润楠面部：

“请问老伯高姓大名，家居何方？”

齐润楠点点头：“你们就叫我齐叔好啦！今天多亏三位姑娘出手相救，否则……”

小荷急忙笑道：“齐叔，我们几姐妹今天上山来玩，碰巧遇见这几个人来杀你。哼，我们平素最恨的就是这些恃强凌弱的坏蛋……”

“想不到三位姑娘不但人长得这般漂亮，而且个个身手不错，这般侠义心肠，齐叔我最为欣赏。谢谢三位姑娘救命之恩。”

小荷扶着齐润楠的手臂，“齐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里发生枪战，警察可能很快就快到了，我们不便在此久留，就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你们去给我打个电话，我的人马上就到。”

“那好吧，如此我们就告辞啦。”

“慢！”齐润楠从地上拾起那一张沾了血迹的支票，平静地说：“三位姑娘，你们救了我，无以言谢，这张支票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小荷娇靥微变，那支票上面的数字直令她们三人咋舌。但她却正色道：“齐叔，我和小岚小雪在赤柱的老街上混饭吃，也算是同道朋友。齐叔为此区区小事，出手便是两佰伍拾万美金，本姑娘受之有愧。”

齐润楠闻言大笑，赞许之色溢于言表。将那张支票撕得粉碎，丢下悬崖，看到细小纸屑纷纷飘坠，他朗声道：“好，果然是侠义中人，齐叔我没看错你们。钱乃身外之物，情才是永恒，任随人事沧桑，岁月流变，真情永在。”

齐润楠上前一步，含笑扫视小荷三人一眼，抱拳道：“我

的命是你们救的，日后你们有什么麻烦，就到尖沙嘴来找我，只要你说‘齐叔’这两个字就行了。”

“好，齐叔，我们后会有期啦！”小荷双眸含笑告别后，带着小岚小雪小鸟轻风般迤然而去，转眼消失在山峦后。

天气反常地暴热，太阳从早至晚都是明晃晃的，晒得人心里发干发急，窜起火来。外面小贩的叫卖声，更添内心烦躁。

坐在窗口边的杀手老大和受了伤的名叫陈东的兄弟脸上堆满了焦急和恨色。

“羊哥，没想到眼看到手的钞票，却被三个八姑抢了，我做杀手还没受过如此窝囊气，这仇一定要报！”

陈东气咻咻倒杯酒端给老大，自己也倒一杯，一扬脖子灌进嘴里。

杀手老大两个兄弟一死一伤，眼见到手的巨额钞票瞬间化作乌有，他的心情也并不比陈东好，只不过比陈东沉稳罢了。

“陈东，不要难过，既做了杀手，成败在天，生死由命。我们杀大圈帮大佬和他儿子，在香港一定会轰动，你又受了伤，这几天便不要出去了……”

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杀手老大的话。他取过电话，眼里流露出复杂的神情，他顿了顿，说：“剩下的酬金该付我了吧！”

“哼！你还想要酬金？”话筒里传来一个气汹汹的声音：“我叫你杀了齐润楠，可他现在活得好好的，正派手下弟兄四处找你们，说要将你们血祭他儿子！”